

西
堂
文
集

西堂雜組一集

卷四

吳下尤 伺展成誤

序 十四首

孝簡子遺書序

古云三不朽而年不與焉蓋三者不倚年而傳雖然人固不可無年年始童穉入拜長者出揖先生飲食于忠孝啼笑于仁義可以立吾德年及壯盛驅車出門佩方寸之印綰三尺之組足踐荆棘手披狐狼可以立吾功年既遲暮周遊名山大川之外覽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窮而多暇賦其憂愁可以立吾言而或德成而功

不建功建而言不章年之修短豈無幸不幸哉間嘗讀史歎西漢終子雲弱冠慷慨欲以長纓牽勁越吾不知天假之年其立功與張騫傳介子何若然以才論視司馬相如伯仲間耳而竟無一言傳于後假使相如當子雲之年一朝而死則子虛大人之賦不作矣豈非幸則爲相如不幸則爲子雲與吾故人陸子靈長懷文抱質至德可師庶乎彬彬君子矣然方少年恢然有用世之思意氣奮發不讓棄繻生以爲著書之業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不意短命立功不成立言又不成所謂不幸而爲子雲者也昔陸士衡臨亡歎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

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
然士衡歿于四十三年故詩賦諸作略見一斑靈長歿
于二十六年年甫及半文亦少焉所存僅嶺雲集若干
首世甚惜之以爲使陸子于二十六年之中舍用世之
思而修著書之業今日所傳不當十倍士衡耶嗟乎是
又不可槩論也吾觀西漢楊子雲嘗好著書然法言太
玄累千萬言不足贖劇秦美新之罪假使楊子雲當終
子雲之年一朝而死則雖無法言太玄之文亦無劇秦
美新之作矣又豈非幸則爲終子雲不幸則爲楊子雲
與文人無行自古歎之安在立言爲不朽善乎歎陽子

之言曰施于事矣不見于言可也修于身矣不施于事
不見于言亦可也曹子建一時文士猶願留金石之功
恥以翰墨爲勲績若陸子之修于身者道周性全湛然
名教之樂存有美譽歿有嘉諡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
施于事而況于言乎人生年不滿百故以言傳然水火
兵革能毀之以功傳然日月陵谷能湮之以德傳者任
光陰往來山川遷徙不可磨滅其忠孝之氣仁義之理
燦然與日星河嶽長留天地間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
陸子夭于年而壽于德雖謂二十六年永千萬有千歲
可也何必立言乃爲不朽哉然則嶺雲一編陸子又爲

多言矣

湘中草序

予讀湯子湘中草計十萬餘言既卒業伏而泣起而歎
曰嗚呼吾何言吾以此書薦之天則玉房寶爲秘笈吾
以此書瘞之地則幽府奉爲新函吾以此書勒高山沉
大川則石室壽爲素文薤宮驚爲奇字故吾可以無言
也雖然日月曠矣天焚其琴阡陌裸矣地裂其繡猿鶴
則矣山伐其香草蛟龍暗矣木吐其珍珠悲乎湯子之
歿天地山川若弗聞也而置之惡乎書則吾將揖屈宋
而吟湯子之騷則屈宋衙官吾將招枚馬而誦湯子之

賦則枚馬儋父吾將起班范而與湯子修史則班范執
鞭吾將坐樂衛而與湯子談玄則樂衛投塵吾將進韓
歐而與湯子衡文則韓歐閣筆吾又攜二李挈王杜爲
湯子編詩則白非仙賀非鬼維非天子甫非宰相吾又
呼蘇柳叱關王爲湯子顧詞曲則蘇非鐵琵琶柳非紅
牙板關非瓊筵醉客王非花間美人然諸子者或步蘭
臺或枕芸閣或紆青殿上或垂白山中而湯子獨貧賤
死死年二十五是故吾疑古之天好文而今好武也古
之地好美而今好醜也古之山川好少而今好老也蓋
天地山川之責湯子則有辭矣息販操而後有春秋數

萬函谷隱而後有道德五千浮江淮游涿鹿至崆峒而後有史記五十萬言今湯子十七而能詩至二十五歷年九凡得十萬餘言居然與屈宋諸子比肩立則使湯子更九年當得三十萬言九年者六而湯子始耄合得百萬餘言則必益九歌爲十倍兩京爲四啞二十一部爲外史笑八十一章爲小篇打倒詩城踢翻文冢左麾杜陵右驅輞川青蓮侍前隴西拜後花間草堂奴僕命之矣如是雖開天之東壁不能載窮地之羽陵不能藏封羣玉之山不足爲錦囊掘震湖之水不足爲華匱則天地山川聚族而憂且當出其萬丈光芒縱橫走世猶

日使羿射天條鑿地祖龍鞭山太真照水也其誰能安
之彼屈宋諸子方爲靈爲怪恍惚出沒于天地山川間
一旦聞湯子出遂掩我名不衆妬而思去之乎夫屈宋
無賦枚馬無史班范無立樂衛無文韓歐無詩二李王
杜無詞曲蘇柳開王無騷賦則兼者難子安十三序滕
閣長吉七歲賦高軒年少矣文不多張華博物四百卷
王充論衡八十篇文多矣思不敏補衡當食草奏阮瑀
據案制書思敏矣才不奇平子研京十年太冲練都一
紀才奇矣著書不早則兼者更難奈何乎湯子故吾謂
湯子有五不幸焉年太少才太奇思太敏文太多著書

太早此湯子所以死也日月並出天必墜嶽瀆同行地必陷一丘千岳山必崩一壑萬濤水必涸天地山川菁華自賸而湯子暴殄無餘其欲得而甘心宜矣吾恐時人惜湯子之死莫解其由故不能無言雖然吾何言矣吾與湯子前者喁後者于也而幸不我責者湯子得其玉吾取其璞宜若無罪焉或曰薄乎云爾及是不舍懼以爾爲後車于是召龜而令之卜于火如秦兆卜于土如魯兆卜于水爲河雒兆三者吾擇焉敢昭告于天地高山大川且以謝湯子也則今日之序此書也反袂而泣比于獲麟

香林廣詠序

幼讀坡公語書室前竹柏叢生鳥有巢于低枝者其齧
可俯而窺也欣然樂之後讀岐亭詩至未死神已泣使
人凄然里中有不食肉者遂永持殺戒乃知此老能以
悲喜作佛事也自有四生浪流車轉賦形雖異載性則
同宰相之羊狀元之蟻蛇是白衣女子鶉稱黃褐老人
鸚鵡蓮花鸚鵡舍利職氏如來之豕廬州坐化之猫鼎
中鷄卵羣念觀音簞外鱸魚忽現羅漢靈應昭灼莫可
殫名乃至竹蠹百千前人猶云無非佛子而周子階草
不除亦謂其有生意充類以論何靈何蠢何鉅何微可

以二和視乎夫種因得果劫劫迴環薛偉爲魚章蘊變
犢李徵活成虎狀翁祿歿作鷹聲經云人羊反覆有如
轉輪哀彼貪夫何異易刀兵而相殺也予觀喪亂以來
母求死子妻求死夫溝渠間赫然枯骨也碧血青燐風
雨鬼嘯弔古戰場仰天太息不知天道神明人不獨殺
夫有以致之矣且人造次寒熱藥石禱祠祝緩須臾母
死或遇盜賊臨斧鋸則汗流骨戰涕泗沾頤一如擁木
而啼銜刀而泣冀從傍解免者翳起死人而肉骨也一
旦鼓刀煮釜大嚼自快呼號殲殲若罔睹聞醉飽之餘
血洒如雨矣嗚呼地獄之設正謂是人此葛徐二子香

林廣詠所爲集也葛子素薰修淨業受第一戒有年向
居圍城中獨全家免人謂其法護茲發慈悲願力彙舉
公案爲人演說而徐子復以龍象之筆佐其蹴踘是書
成當如吳道子画地獄變相兩市屠沽不售矣坡公自
下獄後更不殺一物蓋自得出患不異鷄鴨之脫庖廚
不忍復以口腹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故其詩曰夢
繞雲山身似鹿覓飛湯火命如鷄其憫切如此二子其
有感于斯乎持告此老亦當悲喜交集也

柔鄉勝韻序

徐陵艷體玉映臺前韓偓淫思香飛奩畔小各五錄半

號姬姜子夜四時雙呼儂汝蓋詩存濮上不刪靜女三
章樂奏房中無過閒情一賦然而才慚碧杜寧成雲雨
之詞侔薄青樓敢譔煙花之記杜姑寫照唐突西家僮
父催粧包彈北里不舍翡翠孰譜鴛鴦小白支公五色
羅胸四聲播口石曼卿芙蓉舊主武仙郎鸚鵡前身日
醉紅裙看舞霓裳羽衣曲夜翻白紵聽歌玉樹後庭花
閒消巫峽之魂老憶揚州之夢于是臨摹三艷想像十
香尋鬟影于燈前拾麝脂于枕背擲面睂之筆別擬新
題劈校書之牋分編佳話淡粧濃抹淺唱低斟描顰齒
之妖嬈依稀似笑狀捧心而宛轉髮髯聞啼擎燕燕于

掌中叫真真于紙上張泌粧樓之記粉印青編蘇蘭織
錦之文綃封紅淚玉人如畫可稱深院玉纖形管有燁
不愧小窗班固矣顧三年宋玉浮異登徒十五王昌薄
殊崔顥繪秋波于四壁勘破情禪話春夢于三生參同
空色將十二行彩雲歌舞收入私囊爲五百年花月姻
緣結成公案僕少誦美人之賦晚持古佛之名絮已沾
泥爪還點雪喜顧將軍針心伎倆恰在阿堵中笑諗和
尚拍手拈提猶有這個在伊其相諍誰當卿卿我見猶
憐卿復爾爾

曹子閑南村詩序

謝康樂之詩動者也陶彭澤之詩靜者也李似動杜似靜元微之杜牧之諸子得動者機王右丞韋蘇州諸子得靜者機誦其詩知其人吾友曹子顧子閑兄弟人目爲雲仍王謝風貌阮何乃子顧爲人雲體無常龍儀不定而子閑則意思蕭散不與外物相關子桓子建之間動靜若判矣觀其人知其詩然子閑獨有異者觀其人深山道士落花無言誦其詩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殆靜極生動者耶夫詩之貴靜也素矣陶詩我愛其靜杜詩愛汝玉山草堂靜王詩樓靜月倚門韋詩水性自云靜以至張九齡聲靜夜相宜王昌齡海靜月色真高適好

靜無冬春儲光義地靜我亦閒張藉遠愁生靜中孟郊
卑靜身後老凡詩之言靜者輒佳况以靜言詩乎但世
之貌爲靜者不入村究打油卽同禪和說偈故須以子
閑之錦墨珠毫一洗帽子圈兒打乖箇裏之陋不然東
籬寂寞何以賦閒情乎康樂稱子建獨得八斗子閑幾
一石矣子顧顧予而笑曰何以處我

滄浪亭新書序

予方羈貫卽賦結客少年場迨素文挽桃荂盟于滄浪
亭南部衣冠嫖姚雲集爾時春風油壁夜月酒旗白馬
花袍紅絃錦幘忽忽不知其樂也十年以來江山如夢

靈長蘭敗卿謀玉折寒氷哀笛斷雨斷琴孤鴈一吟子
規再泣回首舊遊風流頓盡矣旣而銅駝北臥鐵騎南
嘶暮角霜飛曉鼓沙亂火姑蘇兮沼長洲吳宮美人化
爲碧血吾卹如子臨右銘寄邵壯輿或姜文園或糜武
帳或草埋鸚鵡或石葬瀟湘江楓鳧鳧長在故國落紅
中自此而還如西風木葉飄零不斷金蘭一譜半成點
鬼簿豈獨山陽車馬庾開府之傷心鄴水芙蓉魏中郎
之枝淚哉至于幽谷危崖鳥舉雲匿石均種琴臺之桃
仲熊採鄧尉之梅西翰嘉遜于鷄陂處實窮棲于鶴市
其他藏名變跡流落江湖細柳新蒲吞聲野哭良可悲

也。吾輩數人。顧影寥寥。若曉星明滅。每當綠樹春。夕碧
雲日暮。酒闌。花謝。曲罷。更殘。悵悵徘徊。意不自得。素交
情至。輒失聲一慟。予亦往來燈影。凄然泣下矣。昔謝翱
登西臺。哭文丞相。有雲從南來。滄浥淖鬱。氣薄林木。若
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
兮。何極。暮來歸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有珠焉食。歌闌
竹石俱碎。予一夕宿旣庭齋中。追話平生。輒側不寐。因
相向感喟曰。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久矣。安得倣臯羽
故事。登夫差之臺。呼故人而哭之乎。言念及此。午窗脂
墨。子夜燈鷄。壇土荒涼。不堪重問矣。然而出門四望。帶

甲滿天箭箠。既非書生長技。自彈棋角酒。挾瑟徵歌之外。閉戶掩書暗。風吹雨香。消蠶語漏盡。烏啼。不有清文。誰能遺寂。當其譏評蟲鳥。雕刻風雲。佩公子之蘅蘭。画美人之粉黛。箋分硯北。疑唱前溪。燭剪窗西。似飲子夜。一編青簡。卽吾輩之長歌。續短歌也。若乃子長莫階玉虬。小阮諸子。鷹角早含。貂蟬新賜。金華殿上。賦聲摩空。遂有城南尺五之歎。而廻脉宮聲。疇三歌起。南費暨素文諸季。皆慘絲少年。風彩全別。春華入夢。晨露懸針。不減何時。羈貫之樂。獨恨予之鳴咽。幽寒秋。看換絲斷腸人。遠傷心事。多日夕所須。惟有楊柳。離東所楚辭。

繫肘後耳東塗西抹不幾類老婦柘杖哉素文曰舊雨
既去今雨方來吾以斯集代停雲之思夫明冥異路招
翬已矣招隱尚可爲乎遠眺青山煙雨出沒吾友在焉
願攜一卷贈之

露文序

夢西子湖者十年柳浪鶯聲錦塘草色久結長相思乃
塵坌如縛芒屨筇杖禁不得前故予有詩云此身不及
飛來石乘興西陵聽賣花可以怨矣因湖而夢湖上之
人兩峰矗起名秀而百尺樓中文白范子尤北面視之
辛巳晤麗京于虞山癸未驤武過吳門天署亦來紵縞

網繆如攬南屏青黛而文白猶在紫微一點未能望見
居恒作念使得檄吳越諸子會于湖松柏青聽芙蓉面
舫山川人物盡收入夾袋中固生平一快不意滄桑變
隔風塵撲面天署奄然化爲異物驤武麗京亦攜手遯
去東望錢塘惟有怒濤悲嘯念之惘然丁亥春文白忽
駕一葉至虎溪六橋佳氣挾以偕來晤對之間覺十年
舊夢忽忽復作時鶴湖曹子顧冶城范赤生亦在與同
社諸子觴于君子亭予舉盃而問西湖無恙乎文白爲
言亂離之後風景彫殘大堤官柳斫爲弓矢荷花十里
但留免葵燕麥搖動春風卽非南渡行宮亦有驪山草

暗卻場花繁之感不及生公石上清磬泠泠尚供吾輩
坐處相顧太息久之文白薜蘿自製猿鶴爲鄰一切俗
緣麾扇謝去而笈中所攜露文一卷一經點抹濃淡皆
宜不減羌笛弄晴菱歌汎夜幾疑文白筆下別構一西
湖矣予因歎天下事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譬高秋
凋落理之自然獨文章氣誼任草木歲月關河風雨不
可磨滅豈得以哀物悼時芟除殆盡乎予顧與雲間顧
震雉將聯十郡之盟以湖上爲葵丘予顧文白提牛耳
登壇吾輩雖執鞭所欣慕焉雁書八月魚火三星露葦
催黃煙蒲注綠伍相江頭射潮行去林逋墓下放鶴歸

來湖中景景中人一朝遇之矣今而後庶幾不負吾夢

丁亥真風序

天下無之不趨于僞也吏僞而商僞而乞武僞而戲
貌僞而犧言僞而歛服僞而皮君子曰僞之興也則文
爲之階乎蓋今之文吾知之矣大約生吞丘索活剝典
墳塗詩書則一誥一歌竄春秋則某年某月割周禮則
琬琰珪璋一望如玉拾離騷則蘅蘭蓀芷四顧皆草一
爾我也文之曰朕曰台曰卬曰若一之乎也變之曰兮
曰些曰只曰止至有呼三皇爲公子贈五帝爲美人屈
文武約漢法三章代孔孟咏唐詩一首者昔李鄴以風

雲月露爲俳詞而今波及蟲魚花鳥韓熙載以虬戶瓊
嶽爲澁體而今淪于札榻鴻休劉勰所云子雲校獵輒
宓妃以饒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于朔野支離詭誕殆
有甚焉豈僅盧橘夏熟玉樹青蔥之謬乎窮其伎倆不
過旁搜稗史遍撫傳奇全謄類書半依韻府近則駢文
鳥篆重譯難名旣非王烈素書復異楊雄奇字于意云
何一出于僞而已語云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繪孟
賁之目大而不足畏失其真也况刻畫無鹽絺繡魍魎
乎若是則將人其人火其書然懲羹炊虀抑又不可夫
西家之輩邯鄲之步亦學者過矣豈遂以訾其捧心廢

其舉足哉推此論文蛾眉皓齒非無真色也飾以脂粉則淩玉琴錦瑟非無真聲也雜以瓦釜則啞木蘭秋菊非無真臭味也和以酥酪則羶子長作史擇其言尤雅者今有文百軸馳走京輶豈無尤雅者出其間乎余嘗讀詩匪風則憂彼都則喜匪風之章曰匪風發兮匪車偁兮解者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偁偁者是非古之車也彼都之章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解者曰厲者猶及見古之帶也蠶者猶及見古之髮也予論文亦然去其似匪風者存其近彼都者斯風不旣真哉然而千百之中祇登十一何真者少僞者多

也夫天下之僞自文始也天下之僞不自文止也商者
乞者戲者犧與馱與皮者伊于何底也而吾猶號于人
曰真云者人將曰夫夫又以僞教天下也

戊子真風序

歲將暮兮多離憂讀罷楚騷覺紙窗燈火增人作惡有
瞿曇教予念佛三昧爲釋愁第一于是屏除諸有獨遡
禪源晨鷄暮鐘半對上堂公案乃二三同好雜贈闔書
又從而丹黃之噫嘻九年面壁得毋達摩笑人雖然予
有解歷觀古德如趙州庭柏滄山拂子江西胡餅南泉
雙陸青州布衫廬陵米價蒲花柳絮竹針麻線莫非道

者豈文章中不具本來面目先聖微言居然正法眼藏
曾曰一貫顏曰四勿與五位君臣三種滲漏相去幾何
至中庸不覩不聞無聲無臭尤近不二法門故昔人謂
熟讀三十三章已見西來大意今帖括家誠能外息萬
緣內泯六入形神雙遣能所俱忘運非非想悟無無法
灼然悄然由定生慧然後洗清淨心舒廣長舌與謨頌
雅總是真如月露風雲無非般若可以撮土爲金撮金
爲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于一義作無量義
于無量義作一義是四句偈在八股中矣近習顏靡不
過鬼家活計徇華失本成貪着心喪實矜玄墮斷滅相

其下者如摩突羅王後猶魔燒牛鬼蛇神其上者亦如
長爪梵志辨論錚錚究落支解觸卽死句背乃遁辭看
樓打樓騎馬覓馬正恐一語說不來驅作五百年野狐
身耳安得靈山花雨一手拈出借此提唱與天下文人
叅之雖然使遇黃梅曹溪諸老必瞋予饒舌矣春風解
凍玉梅有華羅浮村舊夢忽忽復發取次蠟屐勾當山
中公事壇經語錄一時放下太湖三萬六千頃裏客有
乘間以文字禪請者予無以應姑問之曰是甚麼

已丑真風序

文者與世變者也天地以大文造世合觀前史三皇爲

破三帝爲承三王爲講漢爲起晉爲虛唐爲中宋爲後
明爲束而其間七雄三國六朝五季皆其起伏呼應斷
續波瀾之妙且卽一代爲一篇而章法股法句法字法
無不具焉故文莫變于天地人以天地之文造文文與
天地始與天地中與天地終天地變而世變世變而文
變使世而不變則揖讓之後無征誅征誅之後無封建
封建之後無郡縣郡縣之後無割據矣使文而不變則
典謨之後無誓誥誓誥之後無論策論策之後無詩賦
詩賦之後無詞曲詞曲之後無制義矣吾所憂者天地
無窮不變之時亦無變不窮之理多藏者厚亡喜新者

易故題目既完好文難續耳然而造化大奇非可意測
方其未變不知其變者至也及其變不知其變變者又
至也卽以文中一二事言之結繩變而竹策竹策變而
縑帛縑帛變而紙蚪蚪變而篆篆變而隸隸變而眞行
草聚而較之則紙之輕于竹帛眞行草之簡于篆隸明
矣然造竹帛者笑結繩之拙造篆隸者厭蚪蚪之繁雖
有聰明之才不能逆料紙與眞行草之出其後也由此
推之吾惡知紙之後不更有輕于紙者乎吾惡知眞行
草之後不更有簡于眞行草者乎制義之文文之小者
也吾謂其中有小天地焉辟之暑雨寒雪時至則行春

鳥秋蛩候應則發苟執今是而嗤昨非棄前愚而求後
巧皆不通變之論也已丑之文說者詫爲極變然衡其
勢不得不變要其理未嘗變變其前此變不自此始變
其後此變不自此止也且諸君子之文或作于數年之
先或作于數十年之先必及其時而始稱焉若是者時
變文乎文變時乎至于作者變而選者亦變若鴻毛之
隨順風浮萍之逐流波與之上下與之東西不猶螭蛄
之見乎惟持其不變以閱天下之至變復虛其至變以
動天下之未變則論已丑之文與論已丑前百年之文
已丑後百年之文一而已得其解者雖讀二十一史可

也

周星曙試言序

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今日正第一齣拍板門槌大
家廝混耳但脚色全副丑淨說白一味打諢殊耐不得
設使禰衡打鼓桓伊彈箏馬融吹笛王維搗琵琶大蘇
唱大江東柳七歌楊柳外自成韻事吾于崑得一人曰
周子星曙所著試言宮商人口予謂試猶戲也言猶曲
也周子之戲與人同扮時世粧周子之曲則樂府雜錄
得未曾有如薩天錫天風環珮如楊澹齋碧海珊瑚如
荆幹臣珠簾鸚鵡如沈和甫翠屏孔雀漢宮秋梧桐雨

諸劇不足云也乃授管而命予序將以予爲看官乎不知予做戲子亦已久矣小草一刻便是吾家院本供大衆手拍顧老婦柘枝何處討纏頭錦酒酣耳熱輒思做楊狀元故事挽雙丫髻塗脂抹粉挿身孤但塲中演天魔舞戲之中又有戲焉未知誰真誰假且待下塲頭分解試與周子參之語云曲有誤周郎顧周郎者謂星曙也

錢紫韜文序

金子孝章薄遊笠澤歸貽予文一編曰錢子紫韜雋才也其丰儀不減叔寶昔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

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孝章之稱錢子循是矣孫樵有
言文章如面晉人目謝覽曰芳蘭王恭曰春月柳裴楷
曰玉山照映人諸公談論皆妙一時意容止一則亦昔
賢要事今讀紫韜之文字裏聞歌行間見舞信如樵言
其爲當代瑩人無疑也無何紫韜翩然來弱齒婉孌玉
光徘徊不愧過江第一益歎孝章之語爲不虛因思人
固不可無年亦不可無姿假使馮唐顏驄作白頭吟何
如隴西公子挽角荷衣賦高軒過左太冲名重三都羣
姬一唾未免委頓終不若潘安仁挾彈洛陽女郎縈繞
載果滿車也紫韜一身而并二美文心旣麗襟情亦

復爾清新豈非天生異寶爲江東獨秀耶抑不獨紫韜
難弟貢南玉舟增爲雙璧合作三珠如見王氏子弟有
觸目琳琅之慕矣因報孝章且驕語曰公告其一僕得
其三也

劍飛樓制藝序

州名巖者何以子陵名也予登富春山上有子陵釣臺
云百尺麗崎號錦峰繡嶺此壘者土也而文以錦繡之
名殆先生之風披拂而成者耶獨怪許由古叟園綺老
翁而箕山商山二歌猶掛人口乃羊裘男子著述缺焉
侯司徒一書外不益買菜豈先生能錦繡其山不能錦

繡其文乎解者曰身將隱焉用文之猶介子之志也然
意菁華不閱雲雨必興乃落落千春惟一皇甫方處士
唇缺矣謝臯羽死空山久無哭聲錦繡之名竟讓山靈
獨享吾不能爲子陵解嘲也今冬予客太末馬子肇敏
揚颿來訪知爲桐江白眉旣出劒飛樓制莢示予離離
乎金碧交輝縵縵乎玄黃相照昔人評顏光祿如鏤錦
錯繡潘黃門爛若披錦大陸文賦炳若列繡太白五臟
皆錦繡揚次公亦有錦繡屏風之目甚哉錦繡之名施
之筆墨爲足樂也今觀馬子文紅迷天子之帆紫奪星
郎之帳巧過針神之線光浮織女之機錦峰繡嶺吾奪

以贈馬子矣馬子方上長安持此卷以往金馬門前且見客星復動帝座也

二宋合稿序

戊子右之雋旣庭疇三皆中副車予旣序右之稿以行而復憮然爲三子賦不遇也已而秋律還轅北雍雙捷予乃過右之而太息曰異哉君家兄弟不其盛乎若遇之遲速斯固時也乃易地而起則更有說吳越之間山水清嘉衣冠所聚風流相賞猶鼓宮而商應也至幽燕豪傑氣韻沉雄極睇關河音聞間隔今二子驅車而往奪弧而登使江左英華遠揚京國意者吾黨之文將自

南而北乎然旣庭舞象之歲早飲香名中更亂離風霜
相半一朝獻策聲動長安雖春秋方壯而食報已晚矣
疇三以英妙之姿超羣而出年未典謁便稱一鳴先輩
就二子較之功名感會豈不有時哉二子旣有其時又
有其地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登高者及遠也上
立功業以事天子下弘聲氣以求友生二子勉諸并
以爲右之易予與旣庭總角交歡十年舊雨而右之疇
三對宇望衡樂數晨夕正如君寔景仁但姓不同耳猶
記春初二子北征予流滯西湖折柳遙贈寄旣庭云野
水平添晚渡酒春風細和早朝詩寄疇三云休將紅淚

彈蕪草早使青衫染柳條爾時不勝暮雲春樹之思由
今觀之可謂善頌善禱矣秋風報罷歌泣無聊聞北來
好音不覺折屣因次其稿復序以行且告人曰不寧唯
是曲江宴後予將合三子稿序之或聞而謂予日子之
序朱氏也不旣多乎何但見汝送人作郡也予默無以
應

引一首

讀書社引

三代書契編以竹簡其用縑白者謂之紙縑貴用少魯
壁汲冢所傳皆竹書也拾遺記載蘇秦張儀傭人寫書

遇無題記者以墨畫掌股夜還更折竹寫之古人得書之難如此漢初猶襲周故故伏生口授尚書亦寫以竹簡自和帝時蔡倫造麻紙網紙穀紙紙書始行傅咸賦云旣作契以代繩今又造紙以當策此之謂也然繇漢至唐但有寫本無模印之法故袁峻蔡亮諸人皆借書抄閱而康衡延篤輩家貧無紙腹誦而已及後唐馮道李愚奏鏤九經板以行而母昭裔仕蜀亦刻文選以遺學者後人便之予因思古人讀書有三難今人讀書有三易竹簡煩重雖充棟汗牛實不過數種有刻本則一室中可藏十重十緹一易也寫本不能備人嘗手抄口

誦有不出房六年日課五十紙者有刻本不必巾箱細字可作五經笥二易也穆天子傳云羣玉山先王謂之冊府秦之蘭臺漢之天祿唐之集賢書集京師士庶家不獲全覩故班嗣有賜書父黨造門而皇甫謐至上表求借有刻本則五都之市比于四庫三易也然而今人讀書往往不及古人古人有書樓書倉書廚書巢等號而今人絕無其故亦有三古人以得書難較讐精詳無亥豕陶陰之誤今人雖遇疑字點頭看過誰則較書如掃塵者古人以得書難收藏秘密表以牙籤覆以錦帕辟以芸香至杜預以借書爲癡杜暹以鬻書爲罪今人

狼藉几案多爲蠹魚石鼠所毀梅雨寒具所汙犯二杜
之戒者正自不少古人以得書難晝夜披吟若護鷄抱
犬投斧握錐之類今人統綽之家華置緹巾空束高閣
猶之趙韓王西宅陳升之西樓非不壯麗僅肩輿一遊
而已予每與同志言之未嘗不太息李謐有云擁書萬
卷何假南面百城吾輩今日不可無此樂豈得學王仲
任游雒陽市肆寓目已哉雖然古人讀書多遇傳人如
晉武以書送皇甫謐蔡邕以書贈王粲孫崧以書與郗
原爲千載美談而今人不能故貧士苦積書之難然吾
觀張茂先家無餘財載書三十乘王修家不滿斗斛有

書數百卷人苟淫書豈必金樓子哉吾邨諸子約爲讀
書社計日醵金互相市閱庶幾鄴侯三萬軸架上有餘
老子五千言柱下可得以此澆灌胸中殊甚快事勿學
梁人日飽黃妳也昔人云抄得一本漢書貧兒暴富今
而後吾輩之富可立而待矣

西堂雜組一集

卷五

吳下尤 侗展成誤

論

五首

命論

或問于予曰、昔王充有命祿之篇、李康有運命之論、子以爲是耶、非耶、予曰、客奚問也、或曰、夫所謂命者、貧富焉、貴賤焉、死生焉、盡之矣、然而淫人累千金、賢士家徒四壁、鄙夫登三事、大儒身無一命、閭巷長者多耄期而善人、或早夭、誰爲爲之、豈非命哉、予笑而應之曰、若客所言、亦猶古人之言也、難乎言于今之世矣、蓋太上之

初言德而已不言命是故善惡分而貧富應之賢愚分而貴賤應之惠逆分而死生應之在華封人之祝堯曰祝聖人富不祝巢許在舜之命禹曰汝陟元后不命共驩在文王之告武王曰夢帝賜九齡不賜管蔡旣也不然夷齊仁也而貧陶猗于是富矣孔孟聖也而賤驩賈于是貴矣顏子賢也而夭盜跖于是壽矣人之言德者求其說而不得則相與歸之天曰命耳命耳雖然命何名哉冥焉爾令焉爾謂冥冥者不可知而天有以令之爾夫尊莫如天聰明莫如天尊則不私聰明則無欺之者使天而有以命之則必不貧夷齊而富陶猗賤孔孟

而貴驢賈。天顏子而壽盜跖矣。且使天而有以命之。則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銅陵金穴可不召而來。苴茅分虎可不求而出。之黃耆鮐背。有不祈然而然者。何以貨殖之子。傳販脂賣漿之業。于祿之士。操負鼎販牛之策。養生之家。求煦噓呼吸之術哉。吾觀夷望同志。而東海異于西山。憲賜同學。而結駟異于露肘。柴由同仕。而出走異于覆醢。然則執鞭而求貧。可致富。投竿而謁賤。可邀貴。啓門而逃死。可倖生。豈天之命人使若是哉。其同者天所以命人。其同而異者。則人所以自命也。向使夷齊而權子母。則墨胎之封。埒于晉楚。

矣。孔孟而行苞苴則鄒魯之席艷于金張矣。顏子而習詘伸偃仰則陋巷之年高于喬松矣。又使陶猗不倚市門則操瓢鼓瑟能鳴鐘鄰里乎。驪賈不媚色笑則稱先道古能紆佩侯門乎。盜跖不聚徒行劫則蒙袂輯履能沒齒東陵乎。然而夷齊諸人以爲命而安焉。陶猗諸人不以爲命而亢之。使天而有以命之。是命能行于夷齊諸人不能行于陶猗諸人也。必不然矣。是故太上立命其後聽命。至于今則制命焉。子言不受命。李泌言造命制命之謂也。夫命而可制尚何命之有哉。晉魯褒言之矣。死生無命富貴在錢。錢能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

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于錢天何與焉由此言之今人之所恃爲命者在此不在彼也近如吾黨有陸子靈長錢子方明皆抱珪璋之質奮河漢之文以爲抵掌則生風雲掃足而依日月乃窮愁困厄並時殞謝錢則盡于酈炎之歲陸則終于孫策之年位不副才時不酬志一棺戢身萬事都已可勝悲夫苟云有命豈冥冥之中天所以命二子者刻薄顛倒一至斯哉假令二子生則綺繡統綉出則玉璫青瑋坐則五鼎成列動則兩駟如舞雖百年長保可也豈其憔悴槁滅有溢死霜露之虞乎夫死生亦大矣而人有以修禳延齡

所禱愈疾者然則賄賂可以媚明神巫祝可以鑽上帝
又何論貧富貴賤區區在人者哉或曰制命之說既聞
之矣然世之能制命者皆千金之子萬石之家五侯七
貴之屬可以惟我爲之今子空室蓬戶居無負郭之業
游無結綬之交辟諸出涸陰之鄉適煌煌之堂困于寒
而求之熱無得熱之方也子旣無以制命安得不爲命
制予曰聞之李翱曰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
制命者也吾弗爲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聽命
者也吾弗能已夫聽命在天制命在人立命在已安可
以不務修德乎哉苟無其德則陶猗之富我視之猶黔

婁驩賈之貴、我視之猶奴僕、盜跖之生、我視之猶殤子、苟有其德、則夷齊之貧、鹿臺鉅橋、無其饒也、孔孟之賤、煙閣雲臺、無其尊也、顏子之死、彭祖偃佺、無其久長也、在命者、吾之所不求、而在吾者、命之所不及也、吾何爲命制哉、且尚父行仁、營丘是封、于叟種德、門閭斯高、宋公發言、法星遂徙、或貧之而富、或賤之而貴、或死之而生、是則德之能制命也大矣、豈必有力者運之、而趨乎世之人、徒見鄧通石崇之驕奢、而不知其餓死、見董賢石顯之榮寵、而不知其誅夷、見張湯王溫舒之擅磔人、而不知其身殺族滅、遂謂命有可覲、而德不足修、是使

販夫游手而望素封、童子投筆而思衣錦盜賊操刃而貪長生、惑之甚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實。君子不爲小人之勾勾而易其行、吉人爲善豈有實命不猶之歎哉。誠信德之可據而非命之足憂、故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皇皇于死生、命之有無存而不論可也。愚者不察上之不能立命以行道義、下之又不能制命以取功名、徒稿吾身、灰吾心、俛而聽之、慕他人之顯榮、悲自己之淪落、相與歸之、天曰：命耳、命耳、則何異于卜肆瞽人之見哉。

游俠論

爲聖賢易爲游俠難。非游俠過于聖賢則以聖賢可貌
似游俠不可形肖也。乃儒者尺規寸矩危坐而議之。故
韓非斥爲武荀悅目爲賊。四公子至豪也。班固指曰罪
人。灌夫郭解天下飲名而武安平津執刀筆而殺之。然
夫子論成人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
言已爲游俠立一佳傳。嗟乎袁絲有言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此豈可望之哉。冠博帶之
豎儒乎。今守財者挈錢囊如璽雖陶潛乞食不忍一文
而游俠三散千金死而家無餘財閭巷少年酒肉未脫
口毛髮利害掉臂去之甚或彎之弓下之石而游俠一

朝感激捐軀于不識面之人鄉長者豆簞小惠沾沾自喜而游俠既存亡死生矣羞伐其德三者非大丈夫惡能然哉且忠臣孝子義夫烈婦皆出游俠之門豈血氣之外別有所謂義理者吾目中所見手孔孟之書身堯舜之服口夷齊之薇膝程朱之席摩肩擊足皆高閣中物也士君子世亂家貧出無左右之援居無升斗之儲會從屠酤兒游貴且快意安能對爨槽板摺齷齪噉之輩尋章摘句數米量鹽在小兒女子手中乞活哉

卞和論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石王

以爲欺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荆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王遣問之于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爲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君子曰卞和古之愚也夫蘭生幽谷不以無人不芳玉產深山不以無工不良雕之琢之執之佩之人之利非王之幸也何以獻爲以懷王之昏雖忠如屈原尚且被放況玉人乎一之爲甚再取辱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和之別宜哉旣別矣以玉殉可也以玉隱亦可也而猶泣血漣如必欲自明于楚廷志抑未

矣夫葵猶能衛其足而和之智不如詩云我之懷矣自
貽伊戚和之謂矣

事出蔡邕琴操懷王子爲頃襄王平王子爲昭王不
知邕又何據豈寓言耶

自識

莊周論

莊子孟子時人也老之莊猶孔之孟孟子歷說齊梁所
如不合何其窮哉以莊子之才騁其談辨足以屈儀秦
詘衍奭立取卿相不難而乃以漆園吏隱觀其却聘之
言抑何達也蓋師柱下之意而加遊戲焉孔子曰老子
其猶龍乎若莊子者其猶魚乎魚之樂周之樂也其猶

蝶乎周之化蝶蝶之化周也故孟子而不見莊子也孟子而見莊子吾知其必有歎也嗚呼老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莊子者斯可矣

魯仲連論

史稱魯仲連好持高節其不肯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然觀其說新垣衍但就利害而言未及尊周大義至遺燕將書勸其反燕爲齊則臣節大謬與前說背馳矣其曰捐燕棄世東游于齊排難釋患者如是乎其曰裂地定封富比陶衛輕世肆志者如是乎蓋仲連齊人也一矢相遺不過爲田單反間耳卒以此書殺燕將屠聊城

子誠齊人也惡在其爲天下士哉或曰遺燕將書後人擬爲之

李將軍論

余讀李將軍傳而悲之悲其數奇不封也悲其數奇不封而卒至自殺也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之殺降罪矣然廣之不侯以數奇不以殺降高帝列侯百四十三人豈盡不殺降者哉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項羽坑秦降卒二十餘萬皆以凶終然起封武安君羽爲楚霸王廣所殺八百餘人耳其自殺者殺降也其不侯不以殺降廣卽不殺降吾固知

其不侯也何以知之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夫萬戶侯天子意耳何必高帝文帝以代來功封宋昌壯武侯以奪呂祿印封劉揭陽信侯又封淮南王舅趙兼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清郭侯常山丞相蔡兼樊侯此數人者豈當高帝時百戰得之者耶相者相鄧通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于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通竟富矣夫帝既能富通豈不能侯廣乃嬖佞倖則有權任將帥則無力何逕庭哉是知文帝本無意用廣特借高帝爲口實耳他日與馮唐語撫髀曰嗟

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問之唐因言魏尚然尚之才未及廣也且以同時之李廣委之高帝而顧求異代之頗牧亡謂甚矣予因歎文帝號稱恭儉至于用人往往失之嘗說賈誼任公卿之位而絳灌之徒害之坐宣室問鬼神夜半前席自以爲不及卒擯于梁以死誼之才不以相廣之才不以將文帝爲何如主哉夫以文帝之主且不用二子誼之所以短命廣之所以數奇也若廣之自殺殺降也而衛青不能無罪焉以廣之勇結髮與匈奴七十餘戰使居前一當單于其功可

勝道哉乃徙廣部行回遠而軍亡導或失道卽失道不
至死廣老將獨不能少假之耶又使長史責之急是廣
之死青殺之也或曰青陰受上誠以廣數奇毋令當單
于然使廣死于刀筆孰若死于戰陣之爲愈哉廣之壯
也文帝惜其不遇高帝時及武帝用兵又以廣老弗用
此廣之終于數奇也吾是以重悲之也

傳二首

雪衣女傳

雪衣女小字阿蘇唐之隴山人也生而朱唇頰足玄領
翠項風姿媚好麗若玉人性明慧小時或授以詩賦詞

曲一再過輒能記憶了了述之于口每芳春佳節游戲
花柳間清歌一聲聞者低徊不能去開元中明皇初得
楊太真拜爲貴妃遣宦官妙選天下良家子以充侍兒
過嶺南聞阿蘇名求以獻焉上在望仙樓與貴妃凭欄
立見阿蘇綠衣素佩翩翩而來問之酬答如響其音嘹
唳動人上大喜曰吾得阿蘇當以金屋貯之遂居之金
籠雲母爲屏珊瑚爲檻倣晉武絳紗繫臂故事以綵絲
絛綰其足方貴妃入廣寒宮學霓裳羽衣舞因賜阿蘇
衣白號雪衣女焉雪衣女旣貴幸與金衣公子同在上
左右公子善歌上嘗御清元殿擊羯鼓催花寧王笛貴

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盛栗張野狐筌篋賀懷智
拍而公子則以一曲佐之嬌喉宛轉梨園子弟無有及
者然公子止游禁苑中惟雪衣女得出入宮掖兼巧言
語善承貴妃意故貴妃絕愛憐之宮人多呼爲辨哥一
日上在太液池賞花貴妃卯醉未醒睡沉香亭上使念
奴阿蠻許永新輩召之不至次命雪衣女雪衣女連呼
三郎喚貴妃起貴妃驚覺朦朧扶至上前上益喜撫貴
妃肩曰吾嘗謂卿解語花若雪衣女者其解語又何如
耶適高力士宣李學士至進清平調三闋上以賜貴妃
并令雪衣女誦習之他時貴妃倚欄微吟雪衣女則隔

窗喁喁遙相應和上或與妃及諸王博戲稍不勝命左右呼雪衣女至至則以手翻局中亂其行列或擊碎諸王嬪御手使不能爭道以爲歡笑時貴妃養安祿山爲兒通焉祿山醉戲無禮引手抓傷妃胸乳妃以金詞子遮其痕雪衣女往往見之懼禍不敢言居嘗鬱悵不樂數對上憶隴山時事欲歸上不許忽一日早起容色愁慘至貴妃鏡臺前歎曰雪衣娘昨夜夢爲奸人所害吾命將盡于此乎言罷泣下欷歔貴妃強慰之以告上上笑曰卿無他罪過應犯綺語戒耳吾令玉奴教汝心經誦之禍當免雪衣女拜謝遂從貴妃受經日夜持念若

有所禳者已而上游上苑與貴妃同出以別輦載雪衣女而去既至上命從官校獵于殿下雪衣女在殿上嬉戲跳舞有司寇蒼鷹者見之大怒曰何物妖姬敢無禮天子側執下撲殺之上聞大驚急詔內侍馳赦之無及矣與貴妃相對歎息久之乃誅蒼鷹擅殺之罪而以苑中地葬之號雪衣娘塚云其明年貴妃死馬嵬之難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方貴妃專寵以江采蘋之賢斥之上陽樓東況六宮粉黛乎而雪衣女獨獲侍左右幸已乃竟以無辜被害抑何冤也語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古人所以戒哲婦哉

舞陰侯傳

舞陰侯金鐔其先葛天廬山人也系出金天氏始祖曰
画影佐顓頊有天下善騰空每四方有兵輒飛起指之
帝往克焉春秋時子孫最盛在越者曰純鈞湛盧豪曹
魚腸鉅闕歐冶子薦于越王允常有秦客薛燭善相王
命相之燭曰豪曹無華鉅闕離光魚腸逆理其_子不祥
湛盧銜南金之英純鈞吐列星之芒凶者可以遺人吉
者宜王王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用之刺殺王僚湛
盧去如楚在楚者曰龍淵泰阿因風胡子以進晉鄭二
國聞其名求之不與興師圍楚王引泰阿登城而麾之

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在吳者曰干將妻莫邪闔廬
悅莫邪而納之干將遁于南山之陰北山之陽吳亡與
妻歸豐城在秦者曰鐔鐔生五月丙午長三尺餘身具
七采首綴明珠飾通犀佩華玉麟角鳳體龜文綬理色
如虹蜺聲如龍虎望者莫不辟易值始皇并六國廢金
氏不用收禁咸陽宮亡命從項藉游藉學其術不成罷
去曰子一人敵不足學乃至泗上謁劉季季奇之夜行
澤中與俱行前者報大蛇當徑願還季醉曰鐔在行何
畏鐔亦奮躍遂前斬蛇蛇分爲兩徑開季大喜撫其背
曰公真壯士後聞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爲赤帝子斬

之季因呼鐔爲赤霄公間與季匿芒碭山上常有雲氣蓋鐔所致也沛公旣入關宴鴻門項莊將擊之鐔隨項伯舞蔽沛公獲免卒從沛公定三秦滅西楚鐔功居多上卽位封舞陰侯時樊噲封舞陽侯與舞陰同郡俱食五千四百戶然鐔意快快不平曰生乃與噲爲伍鐔爲人銳鋒鉉常口傷人尤不喜儒高祖見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罵曰豎儒鐔亦目攝之諸客懼伏自廢故人多怨鐔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鐔往往擊庭柱中山侯毛錐叱之毛錐者故中書令穎子也鐔怒曰尖頭奴請與子論功可乎錐曰可鐔曰奮三軍威

百蠻舉旗斬將一以當千子孰與我錐曰不如鐔曰揮
浮雲指落日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子孰與我錐曰不如
鐔曰刺上相劫強侯喋仇人之血斬佞臣之頭子孰與
我錐曰不如鐔曰三者皆出我下叱者何也錐曰夫收
拾圖籍吾佐蕭何運籌帷幄吾佐張良稱說詩書吾佐
陸賈制作禮樂吾佐叔孫通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
乎于是鐔默然上笑曰守成之功鐔不如錐勦業之功
錐不如鐔且吾起豐沛百戰取天下左提右挈微鐔之
力不及此乃益封千戶詔鄼侯上殿鐔得偕焉久之海
內罷兵上遇益疎鐔自傷閒廢日夜悲嘯上疑其謀反

銅之室中竟鬱死諡剛侯子鐸代侯坐殺人國除鐸之
裔傳至晉居武庫失火遁去不知所之嗣遂絕而同時
在豐城者于將之後爲干氏莫邪之後爲莫氏與張華
雷煥游華煥歿並沉于延平津

太史公曰司馬遷傳高祖功臣而不及金鐔何耶或曰
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雖然天下匈匈大盜公行使
鐔在盡斬若屬矣

記三首

游虞山記

虞山去郡城七十里其山半入城中半倚城外背枕大

海面瞰照山河。河流奔激。山影參差。亦東南一奇觀也。
憶乙亥歲。予有江上之行。從父兄便道登此。時背秋涉
冬。萬象蕭瑟。陰風怒號。野鳥悲鳴。游子淒然。有故鄉之
思。未半道。足力苦煩。竟挂帆而去。辛巳暮春。錢子方明
有臨社之盟。期于拂水巖。十五之夕。予與沈子石均。章
子允文。湯子卿。謀買一葉鼓。行而東。泊于齊女關。四子
連牀夜臥。窗外雨聲湛湛不休。胸中作惡。咏孟襄陽永
懷愁不寐之詩。悵然久之。因蹴三子足。與談古今史書。
天下大事。及齊魯飢荒。晉楚盜賊之變。相對慷慨。鼓三
下始睡去。舟子欵乃一聲。汎月下之棹。東方旣白。披衣

而起遙望虞山一點在我目中矣。卓午渡照山湖。四子
踞坐船頭。浪紋微起。風色和暢。見孤洲芳草。沙汀鷗鷺。
與萬艇漁舟。爭出沒山之上。雜樹浮青。遠烟籠碧。閒雲
一片。隨風游戲。若收若捲。于平岡低岫之間。顧而樂之。
欣然舉盃。招山靈與語。已而悽惻。便有一生幾兩屐之
歎。薄晚艤舟。命肩輿登山。山徑欹曲。草木蒙茸。高峰怪
石。交錯糾紛。與行人若相迎送。其影倒入湖中。湖光千
頃。照人顏面。昔人所云。不惟神情蕩滌。亦覺日月清朗。
應不減此。至拂水巖稍歇。土人言雨過東南風發。其水
上拂丈餘。殿宇俱濕。惜不及見之。日暮下山。憩舟中。酌。

斗酒呼盧痛飲。至夜分。明月初升。人聲悄寂。予與卿謀
先登岸。率意徑往。徘徊曠野中。少頃。章子來。少頃。沈二
亦來。相與撫掌大笑。忽聞隔岸有吹簫而歌者。其聲嗚
嗚然。微步聽之。偕坐板橋之上。凭欄眺望。攜手言愁。仰
視月影。淒然泣下。如桓子野喚奈何。不知情之一往而
深也。十七日遊錢氏紅豆庄。庄外有綠柳長堤。桃花古
岸。墓門石馬。麥隴泥犁。庄內有草堂竹榭。曲水斜橋。春
鳥亂啼。落紅滿地。予顧而言。昔乙亥一來。于今七載。入
門出門。如見故人。然風景不殊。歲月頓異。乃知攀條流
涕。吾輩于此。感復不淺。遂緩步而歸。沈章二子已倦遊。

矣。予與卿謀重振衣登數仞岡。一上再上。據大石而坐。時夕陽倒影從樹隙中遙射波面。潐潐有光。湖中颿風驚駭。狂濤亂舞。杳然不聞舟楫之聲。惟見蒹葭蘆荻搖颺于水中央而已。因與卿謀收此佳景。盡入奚囊中。久之石均允文來催赴方明之約。座上客爲西泠陸麗京。膠城黃韞生。夏啓霖。侯記原。研德。松陵吳羽三。而方明與薄遠之歸。朗星葉景如。陸幼于爲琴上主。酒半與諸子銜盃酬答。賦詩相贈。極歡而罷。是夕辭主人十八日。解維張布帆。乘長風直下。頃刻抵家。執手岐路。戀戀殊不忍別。予語之曰。斯遊也。友不過四人。時不過三日。地

不及百里而對牀風雨並馬高丘有賓朋之樂焉有山水之適焉有羈旅邂逅歡愁離合之殊焉昔七賢鄴下子桓歎斯樂之難常三月蘭亭逸少悲陳迹之不再吾輩他日登車作客拔劍出門千里相思十年不見回首今日之遊風流雲散邈若山河不重可念耶予請執筆記之三子曰諾遂分手而去

遊靈巖記

玄默敦牂之歲陽月九日故人陸子靈長將寔于鳳凰山之麓前一日予與馮子六皆錢子鍊百湯子卿謀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舟發葑溪次胥關渡橫塘泊于牧

瀆先是沈子石均與予輩約歸而醞酒爲靈巖主人至
遂登堂拜其長者邀沈子爲入山導沈子以日暮固止
予曰青山迎客明月送人未爲晚也不然我亦醉眠西
施洞耳旣行沈子故迷道予揣知其意與三子舍之竟
往遇田夫野老輒問之越陌度阡繞出山徑且行且笑
謂沈子且歸矣忽聞有大聲疾呼者則沈子追于後也
乃竚立待之相與緩步而上時夕陽西下煙靄雜生林
樹蒼黃溪草紫翠中有一點紅殷然如血湯子愛之曰
此所謂霜葉紅于二月花也已見道旁有樂陽野菊諸
花競採之手攜一枝以行過山側入西施洞洞中多瓦

礫湯子戲予此君醉眠處耶坐少頃而去上有西施石蓮印猶存但當年素足今大如箕矣碧纔湘釣安在哉其旁亂石縱橫異狀沈子一指之有望湖龜醉和尚諸名緣石而上爲百步階歷階而望則太湖也山色有無水光上下漁舟一葉落霞千點氣象茫茫集于襟裾顧盼久之遂入寺門馮子錢子對佛膜拜予取湯子手中花置蓮座下曰借供如來以代和南憩方丈沈子呼僧乞漿有老衲踞蒲團持佛號梵音朗然默坐聽之旣而僧啓涵空閣共往登焉前有硯池池水澄潔石髮蓋之後有圓井八角井碧泉晶晶光鏡睂目予瞪視憮然

語湯子云吾少未登此山而眼界所歷皆夢中嘗見者
循覽斯景恍若舊游使人戀戀不忍去無異東坡知巖
堂九十二級何也湯子云然則君前身定是西子耳相
與一笑復欲訪琴臺而夜色冥迷蓬蒿塞路因廻步而
歸則禪燈熒熒暮鐘將動矣空山寂然月影在地犬吠
如豹鶴嗽如人寒蜚啁啾野火明滅足行沙土上率率
有聲遠望平疇空明如溪壑此真一幅畫圖但恐画不
就耳繇山塘再欵沈子廬則長者洗樽以待又攜小孫
出揖客與飲盡歡而罷遂挈沈子枕舟中明發達墓門
諸子白衣冠叩喪而哭于斯時也日薄悲泉西風慄慄

荒草茫茫白楊蕭蕭反袂拭面淒然登舟還至牧瀆別
沈子沈子請續昨游予曰爲我寄語山靈謝君假道且
留琴臺諸勝他日芒鞋藤杖不負此約耳亡何渡橫塘
予與三子坐船頭仰見皎魄當天流光澹蕩風露浩然
此身疑在赤壁磯也嘯咏良久旣及胥關又別馮子錢
子湯子予孤舟獨返倚欄對月鴉聲軋軋繞城而東至
葑溪門已闔呼之乃啓迨抵家則燈篝半滅月影橫斜
側聽天街已二鼓矣

六橋泣柳記

西湖去吾蘇四百里耳乃三十年來不獲一望顏色咄

咄怪事猶記壬午春與亡友湯卿謀再送人游武林賦
詩予顧語之曰但見送人作郡不見送汝作郡西湖有
知不且擲榆吾輩殺風景乎卿謀曰西湖不在天上行
卽到矣當與君提幾兩屐了此夢中公事不令武林花
笑人寂寂也然卒不果行而卿謀遂歿己丑秋自長安
歸將游于東諸侯以九月二十六日涉吳江入橋李至
十月七日始抵于杭臨江而舍期以明發渡錢塘日移
午矣主人延予而候潮焉予忽忽念之曰吾有舊約會
當去乃與客一平頭二踰岡越陌約五里許始見所謂
西湖者翠浪千層青山四照若珠簾初捲美人曉粧雲

鬟霧鬢掩映于明鏡中也。時秋暑未退，暮雨欲來，山行
殊苦。煩鬱忽俯清流，追涼風自顧衣冠，睂髮颯颯然，皆
生爽氣。由第一橋至第六橋，凡六休焉。自念十載相思，
一朝邂逅，驚喜殆不能持。左顧右盼，目挑心與而盈盈
波眼，亦似含睇微笑與游子相迎送也。然而歡慰之餘，
凄然以悲。往予少時，客從湖上來，輒誇蘇堤楊柳，裊裊
隨風，夾岸桃花，剪綃裁錦，聞之心醉。有小腰人面之思，
今乃爲官軍斫伐都盡，千絲萬絮無一存者。荒草之中，
斷根偃臥而已。遙望湖心亭，傾欹幾欲墜水。四圍臺榭，
半就湮蕪。昔之錦纜牙檣，香車寶馬，紫簫公子，紅粉佳

人不知化爲何物。眼前所見。唯有寒鴉幾點。梳掠斜陽。
征鴻數行。哀鳴孤渚。若予四人者。亦空谷足音矣。此如
巫峽夢回。馬嵬竟斷。紅顏憔悴。無復昔容。而予亦如杜
牧尋春。恨不相逢未嫁時也。惆悵而別。如不勝情。歸則
又大咤歎曰。湖之水無恙也。湖之山無恙也。湖之臺榭
或有時修也。湖之車馬或有時而集也。湖之公子佳人
或有時而出也。獨此數十年之楊柳。一旦伐之。風流頓
盡。爲可痛也。雖使今日卽樹。不更閱十年。欲觀其長條
依舊。豈可得哉。桓司馬漢南移柳。攀枝流涕。況乎無枝
可攀。是可泣矣。因成泣柳詩六絕。詩成又大咤歎曰。昔

卿謀作憶西湖詩予和之今予作弔西湖詩卿謀不及和也柳可泣矣泣柳而念張緒當年不益可泣哉因嗚咽久之忽聞江湖夜至澎湃有聲若相助以哭者遂掛帆而東上會稽探禹穴訪若耶溪再渡錢塘溯桐江登釣臺陟蘭陰尋靈洞還返于武林止十日一過湖上入昭慶寺禮佛繞走吳山之麓竟不復至六橋矣嗟乎予三十年前于詩中見西湖焉晴光潋艷雨色空濛是也于画中見西湖焉柳浪聞鶯花港觀魚是也于夢中見西湖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髣髴遇之三十年又二始見西湖于目中乃興盡而返所見不逮所聞則與其在

目中反不若詩中情。画中景。夢中人哉。

千畝潭記

癸未七月之晦。予與王子禹慶避暑于千畝潭。其明日。汎舟潭中。時日影有無。天光上下。水痕一碧。又澹澹之。予顧而言。此湖粧抹。不下西子。但惜無青青者。掃眉黛耳。言已。棹轉。忽于樹隙中見遠山數點。澹冶如笑。不覺喜笑幾墜水也。亡何風起。青蘋小雨。絲絲飛上衣袂。遂急迴舟首。故予詩云。舊雨遲新客。遠山卜近鄰。蓋紀實也。至八月九日有事歸。計居此潭者十日。恨不及一見芙蓉城。然四堤楊柳。依依學小蠻舞。有牽衣惜別意。長

繫人去思。今年遭國變，亂離王子益州。因卜居于此。九月之望，予與禹慶再往訪之。則秋風遲暮，芙蓉曉粧矣。亢旱旣久，水落日出，向之湖流浩蕩，半漲沙汀，遠見野鳬千百，寤寐波面，唼喋有聲。聞人語，皆拍拍驚起。秋山明嬌秀，可攬結，不似夏日作朦朧睡起狀而已。甫登舟，有黑雲成陣排空而來，野人從岸上呼大雨將至。予輩殊不顧，及中流，則急霖如注，比還舟，衣盡濕，踉蹌走茅葦中，休于亭，脫巾已折角矣。予笑謂今日不意大家作許渾，卽欲如坡公着簑笠，豈可得耶？俄雨霽，兩王子謂我輩勿爲雨師逐客，乃呼小溪取酒，放舟而酌，水湄清。

淺蓮衣搖落。荇藻交橫。一折入曲灣。遙望兩岸芙蓉艷。
若錦宮城。彷彿朱樓美人。映戶窺客。空中蘆花荻花。隨
風而飛。楓葉點點。從溪旁流出。不減御溝紅。戲語兩王
子。此唐宮人題詩處也。吾輩合當和韻。兩王子曰。然。今
日之遊。不可無記。請授筆于子。予乃喟然歎曰。予何記
哉。予猶記昔日之遊矣。不衫不履。一葉飄然。濯清波。追
涼風。雖河朔之飲。北窗之臥。不我過也。今日者。北望神
京。甘泉烽矣。西望長安。黃池弄矣。漢家陵闕。半入西風。
殘照中。日月幾何。滄桑一變。則斯遊也。正晉人所云。風
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撫今感往。惟有河水淙淙。助

我涕泣。其能如昔日之臨流賦詩。優游永日耶。兩王子
曰。雖然。君詩不云乎。寄語問津者。時來一避秦。已爲今
日讖矣。吾輩桑麻鷄犬。權作武陵人。此中感慨。從何說
起。且同一潭也。柳州之鉅錙。與李深源元克已同游。書
于石以賀茲丘之遭焉。而吾輩作此寂寂。使一帶水埋
沒于寒煙荒草間。後之來者。毋乃爲此潭弔乎。子無讓
柳州獨步。予唯唯。相與鼓枻而返。登亭而記之。